

## 《康熙字典》中的简化字

陶 炼

---

**Abstract:** A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launched in 1956 and finally standardized in *A General List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简化字总表》, reissued in 1986), drew extensively from the variant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ppeared in its long history, quite a lot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can be seen in various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ies. But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recordings was mostly overlooked, the primary efforts were devoted to find the earliest use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examining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ppeared in *Kangxi Dictionary* (《康熙字典》), the last most comprehensive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d in the beginning of 17<sup>th</sup> century, it is tried to assert with this paper that the recordings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ies could be another solid supporting foundation other than actual use.

**Keyword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简化字), *Kangxi Dictionary* 《康熙字典》, *variant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 (异体字)

---

本文所说的简化字,是狭义的简化字,特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于1956年2月1日起在中国大陆分批推行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在对《汉字简化方案》作了一些修正之后,1964年5月出版了总结性的文献《简化字总表》;1986年10月10日《简化字总表》又作了几处修正之后重新发表,成为这一批简化字的最终标准。最终的《简化字总表》由三个表组成:“第一表”是不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共350个;“第二表”是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132个和专用简化偏旁14个;“第三表”是应用“第二表”所列简化字和简化偏旁类推出来的简化字,一共是1753个。因而出现在“第一表”和“第二表”中的482个简化字,可以称作是基本简化字;没有出现在这个《简化字总表》里的字可以看作是没有简化的形式,所以简化字一共是2235个(另外还有14个专用简化偏旁)。

《康熙字典》是康熙四十九年(即1710年)陈敬廷、张玉书等人奉康熙皇帝的谕令着手编撰的,书成于康熙五十五年(即1716年)。因而从时间顺序上说,成书于1716年的《康熙字典》中显然不应该有1956年才开始推行的狭义的简化字。然而,《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并非一时向壁虚造而来,而是广泛吸收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范围内出现和流传的业经简化的汉字,也就是说,《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尤其是482个基本简化字,大多在《简化字总表》编订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一个汉字往往会出现且共存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这些不同的写法,除了有一种(少量也有多种)能够被视作所谓的“正体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规范字”,其他的种种写法都只能说是“异体字”。在这些“异体字”中,有一部分相对来说历史比较长、使用比较广、影响比较大,因而也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历代辞书编撰者的关注,被收入各种各类辞书当中,同时指明它们与相应的“正体字”或“规范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收入一个“异体字”，只是为了强调它是一种错误的写法。因而在古代辞书中，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和现今狭义的“简化字”一模一样的“异体字”。《康熙字典》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作为中国古代辞书编撰史上最后一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集大成性质的辞书，《康熙字典》不但汇聚了古代辞书有关异体字的丰富信息，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18世纪初期汉语“异体字”的使用状况，和那个时代的汉字规范观。所以《康熙字典》中收入的“异体字”，特别是其中和现今的“简化字”一模一样的“异体字”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以往对“简化字”源流的研究，更加关注的是寻找出简化字的源头，尽力去找到某个简化字使用的最早例证，而对于简化字的流传则相对关注不多。在这一寻根溯源的过程中，古代辞书也是一个重要的搜索对象，但是当源头不在古代辞书中的时候，对于古代辞书中记载的当今“简化字”信息，人们就不太在意了，而对于处在古代辞书编撰历史末端的《康熙字典》，由于离现在相对最近，因而在这一追根寻源的过程中，更是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以我们现在最常参考的两部“简化字”溯源著作为例，张书岩、王铁昆、李青梅、安宁编著的《简化字溯源》和李乐毅编著的《简化字源》引证古代主要辞书的字条数见下表：

	说文解字	玉篇	干禄字书	广韵	集韵	龙龕手鏡	字汇	字汇补	正字通	康熙字典
《简化字溯源》	22	15	6	4	6	0	7	6	19	2
《简化字源》	121	80	21	64	58	40	15	18	39	26

就是引证古代辞书比较多的李乐毅编著的《简化字源》，全书共有535个简化字条（包括习惯被看作简化字的39个异体字），引证《康熙字典》的才有26个字条，这里面还包括6个字条，提到《康熙字典》，只是为了说明《康熙字典》里没有这个简化字、或是有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异体字。似乎是古代辞书里的“简化字”越往后越少；然而，这并不是《康熙字典》所呈现的事实。

本文以《简化字总表》“第一表”和“第二表”中的482个基本简化字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也兼及少量“第三表”中类推出来的简化字，查证这些“简化字”有哪些出现在《康熙字典》中，以及它们和繁体字之间的相互关系。

《康熙字典》中出现的简化字，依据它们和繁体字之间不同关系，可以划分为以下七个型类：

1、《康熙字典》中出现简化字，并且明明白白地说简化字和繁体字相同，共有27例，包括说简化字“同”繁体字的12例，说简化字“与（繁体字）同”的15例：

断，同斷	号，同號	趕，同赶	离，同離	累，同纍
粮，同糧	洼，同窪	袜，同襪	万，同萬	猷，同猷
瘡，同瘡	斋，同齋			
笔，与筆同	达，与達同	肤，与膚同	画，与畫同	类，与類同
怜，与憐同	撲，与扑同	朴，与樸同	晒，与曬同	沈，与瀋同
粿，与糲同	网，与網同	畔，与釅同	阳，与陽同	阴，与陰同

《康熙字典》说两个字相“同”，我们以为，这就意味着汉字的这两个写法，不仅音义相同、所指一致，而且在使用上，也具有同等的语言地位，也就是说，可以同等地被看作是“正体”字、

或“规范”汉字，虽然在使用频率或其他方面它们可能有差异。

“趕，同赶”、“癢，同痒”和“撲，与扑同”，这些说解都出现在繁体字字条内，但也同样指出了繁体和简体两个汉字的一致性。像这样在繁体字的字条中说明与简化字的关系，也是《康熙字典》中不算少见的一种解说方式，所以我们下面就不再特别说明了。

2、《康熙字典》指出简化字和繁体字有历史先后承继关系的，共有 9 例：

尘，塵古文	禮，古作礼	向，古文嚮字	云，后人加雨作雲
从，從本字	鬪，本又作辟	鞦韆，本作秋千	鬚，本作須

历史先后继承关系表明，这些简化字曾经是所谓的“正体字”或“规范字”，是后来繁体字出现并流行起来，简化字原先的“正体字”的地位才被逐渐取代的。

3、《康熙字典》指出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是字形“省文”或“或体”关系的，共有 4 例：

余，糴字省文	捨，省作舍	气，或作氣	踊，或从勇（即成“踴”）
--------	-------	-------	--------------

4、《康熙字典》指出简化字与繁体字相“通”的，共有 6 例；另有直接说明字义相同的 2 例：

才，与纔通	澗，与淀通	后，与後通	荐，与薦通
据，与據通	啓，与启通		
霉，义与黴通	凭，憑去声，义同		

以上两项分别从字形方面和意义方面说明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的相互关联。

5、《康熙字典》说简化字是繁体字的“俗字”的，共有 21 例：

碍，俗礙字	辞，俗辭字	灯，俗燈字	递，俗遞字	盖，俗蓋字
尽，俗盡字	灵，俗靈字	炉，俗爐字	乱，俗亂字	麦，俗麥字
梦，俗夢字	毘，俗毘字	庙，俗廟字	迁，俗遷字	声，俗聲字
属，俗屬字	听，俗借为聽字	灶，俗竈字	毡，俗氈字	准，俗準字
箇，亦作个、介，俗作個				

最后一个例子，《康熙字典》“個”字条引用《字汇》的解说“与个同”，但后附的按语是：“個”为后人增加，从“个”、“箇”为正。这是把“个”看作“正”字，而把“個”看作“俗”字。

所谓“俗”自然是和“雅”（或“正”）相对的。文人雅士或许不屑于写“俗”字，而在贩夫走卒之中“俗”字才是最流行的写法。也正是因为“俗”字在贩夫走卒之中大行其道，才会引起文人雅士的关注，而被采编入辞书当中。从当今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俗”字和“雅”（或“正”）字的不同，只在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就文字记录语言的基本功能来讲，“俗”字和“雅”（或“正”）字并没有“雅俗”本身所蕴含的“高下”之别。

《康熙字典》中另有“頤，俗頤字”和“駟，俗驢字”。与简化字相对照，这两个“俗”字只简化了一部分，而另一部分“頁”和“馬”并没有简化，因而我们没有把它们和上面的字并列在一起；但这两个字确实有一部分作出了和简化字相同的简化，因而我们也觉得有必要把它们附在这里。这样的情形总的来说不多，下文还会出现三个这样的字：“軟”、“針”和“錄”。

6、《康熙字典》另有 10 例，指出简化字是繁体字的“俗”字，但是又注上“非”或“误”，表明字典的编撰者不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正确”或“规范”写法。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简化字这样的写法或用法是相当广泛地存在的，不然也没有必要特别提出来纠错：

蚕，俗用为蠶字，非	蟲，俗作虫，非	胆，俗以胆为膽，非
还，俗作還字，非	雙，俗作双，非	众，俗书为衆字，非
烛，俗作燭字，非	莊，俗作庄，非	
铁，俗用为鐵字，误	体，俗书四體之體省作体，误	

以上六种情形，以不同的方式说明简化字与繁体字其实就是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共计 79 例，占到 482 个基本简化字的 16.39%。我们以为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比例。

《康熙字典》中另有 12 个异体字，其笔画同现行的简化字仅有微小的一笔之差。我们没有把它们同上面那些完全相同的简化字列在一起，而是单独列在下面：

壳。《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殼”的左半边儿，“几”上面有一横），解说是：“殼”之省文。（按：符号“※”代替无法直接输入的汉字；后面括号里面的是描述这个汉字字形的文字。）

厅。《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庁”（从“广”不从“厂”），解说是：即俗“廳”字，省文也。

杀。《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同“杀”，但下半部分“木”字的右上角还有一点），解说是：同“殺”。

缠。《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纏”（右边的“厘”上面没有一点），解说是：“纏”亦省作“纏”。

国。《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国”（里面不是“玉”，是“王”，没有一点），解说是：俗“國”字。

坟。《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坟”（右边的部件是“女”，不是“文”），解说是：俗“墳”字。

复。《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复”，但起笔为‘一’），解说是：今通作“復”。

尔。《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尔”（第二笔是“捺”），解说是：通作“爾”。《康熙字典》没有“尔”字条，但作为部件却有写作“尔”的，比如：“玺”（俗“璽”字）、“弥”（同“彌”）、“迹”（同“邇”）；作为构字部件，也有写作“尔”的，比如：“姝”（同“嫵”）。

与。《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康熙字典》说“与‘與’同”的是“一勺为与”的“与”，所以第二笔是一个独立的撇，亦即“勺”字的第一笔。

丽。《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丽”上面的一长横分开，写作两短横），解说是：“麗”古作“麗”。

处。《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処”（右上的部件不是“卜”，是“几”），解说是：与“處”同。

酱。《康熙字典》中出现的是“※”（將（没有‘寸’，右上角不是‘夕’，里面是两点，是‘月’（肉）（在上）+酉（在下），解说是：同“醬”。这是“酱”的本字，按《说文解字》说：酱，从肉；从酉，酒以和酱也；爿声。《康熙字典》另有：“醬”，古作“𩚑”。

7、《康熙字典》中另有 118 个字，字形与现在的简化字完全相同，但却和繁体字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表示其他意思的另外一个字。罗列如下：

肮	板	表	别	卜	忤	厂	冲	丑	出
触	担	党	邓	敌	冬	斗	吨	儿	范
奋	丰	干	沟	构	购	谷	刮	广	柜
胡	划	怀	坏	回	积	极	几	家	价
茧	硷	姜	胶	借	仅	惊	卷	克	垦
夸	块	亏	困	腊	蜡	里	隶	帘	了
猎	虑	么	蒙	面	宁	苹	仆	签	乔
曲	确	扰	洒	胜	圣	适	术	松	台
涂	团	系	咸	宪	旋	样	药	叶	医
优	忧	邨	余	吁	郁	御	园	愿	钥
运	折	征	证	只	致	钟	种	朱	筑
钻									

这 118 个字，占到 482 个基本简化字的 24.48%，可以大别为两类，虽然这两类的界限也未必十分明确：一类是简体字和繁体字音同或音近、但意义不同，经由同音替代而成为繁体字的简化字，用传统的“六书”术语来解释，就是所谓的“假借”。这一类应该占了 118 个字中的大多数。另一类则是简体字和繁体字音义都不相同，甚至这个“简体字”就是个很少用的字，自身连音义都不一定明确，所以只是和独立新创的“简化字”碰巧字形相同而已；这一类应该只是一小部分。第二类的例子可以举下面这些：

忤（音浅，怒也） 邓（音山，地名） 怀（音副，怒也）  
 价（音戒，善也） 猎（音藉，兽名） 扰（音祐，福也）  
 种（音虫，稚也） 药（音约，白芷其叶谓之药）

下面的 7 个字，也在这 118 个数字之内，但是没有列在上面。因为这 7 个字，就我们所见，都有其他的古代辞书明确指出它们和繁体字之间有关联，但是《康熙字典》却没有说、或是没有明确说它们和繁体字之间有什么关联。

垒。《说文系传》说：“垒”，今但作“壘”。《康熙字典》“垒”字条只引《广韵》“与‘累’通”。虽然“壘”字条也有“又与‘累’同”的话，却是不同的意思，所以似乎是不认为“垒”和“壘”有直接的相同关系。

蔑。《正字通》说：“污蔑”，通用“蔑”。《康熙字典》“蔑”字条，不引此语，只引《说文解字》的释义“劳目无精也。”

无。《字汇》说“无，古無字”。《康熙字典》“无”字条说：《诗》《书》《春秋》《礼记》《论语》本用“无”字，变篆者变为“無”，惟《易》《周礼》尽用“无”。把“无”和“無”的使用状况都说清楚了，可就是不明确说“无”是“無”的古字，或两字相通。

犹。《正字通》说“犹，与犹通”。《康熙字典》只引《集韵》“音宥，兽名。”没有引用《正字通》的这句话。

制。《字汇》引用《六书正伪》“制，别作製，非”。《康熙字典》“制”字和“製”字条，都引《说文解字》的释义“裁也”，释义中也都有“造也”一项，但是没有明确说这两个字之间有什么

关联。

坝。《字汇》：“坝：音霸，堰也。”“壩：音霸，障水堰也。”两字同音同义。《正字通》：“坝”，俗作“壩”。但是《康熙字典》的解释是：“坝：音贝，障水堰也；又音霸，蜀人谓平川曰坝。”“壩：音霸，堰也。”认为两字都有“堰”这一义项，但是读音却不相同，所以也不认为这两个字是异体字。

芦。《字汇》说：俗以“芦”为“蘆”。但《康熙字典》只是说：“芦”，与“芎”同。不录《字汇》“俗以‘芦’为‘蘆’”一句。

除了不认可其他辞书有关异体字和繁体字之间关系的说明，还有一些其他辞书认可的“简化字”，《康熙字典》也不予收录。例如：

堕。《龙龕手鏡》说：“堕”，同“墮”。但是《康熙字典》里没有收录“堕”字。

继。《广韵》说：“繼”，俗作“继”。但是《康熙字典》里没有收录“继”字（虽然有“断”字）。

刘。《篇海类编》说：“刘”，同“劉”。但是《康熙字典》里没有收录“刘”字。

罗。《篇海类编》说：“罗”，俗“羅”。但是《康熙字典》里没有收录“罗”字。

亲。《改并四声篇海》说：“亲”与“親”同义。但是《康熙字典》里没有收录“亲”字。

所以，《康熙字典》也不是一味地抄摘成书，也有一些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文字规范观，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语言使用的一些实际状况。

除了《简化字总表》“第一表”和“第二表”中的简化字，由可做偏旁的“第二表”中的简化字类推出来的“第三表”中的简化字，也有见于《康熙字典》的。例如（最后一行是部分简化的另外三个例子）：

坎，同𡗗

邹，俗鄒字

耸，聳本字

枞，同樅

迹，同邇，俗省

玺，俗璽字

弥，同彌

嘱，同囑

瞩，俗矚字

漓，本作灘。灘，亦省作漓

篱，音离，箠篱，竹器。籬，音离，又箠籬，竹杓。可见两字同音同义，所指实为同一个词。

軟，俗軟字

針，俗鍼字

“錄”，与鍛同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类推”这一汉字简化方法。所以，在长期的汉字简化实践中，“类推”也是一个早就存在的重要的简化方法。当然，自觉地、系统地运用“类推”这一方法简化汉字成就最大的还是《简化字总表》：用146个简化偏旁（包括14个专用简化偏旁）一下子“类推”出了1753个简化字，虽然其中有部分是早就存在的简化字。

由以上的考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482个基本简化字中，《康熙字典》明确指出与繁体字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简化字有79个；《简化字总表》的“第三表”中类推产生的简化字也至少有11个已经出现在了《康熙字典》里。（2）此外，《康熙字典》还有12个异体字和现今的简化字仅有一笔之差，还有5个字出现了和现今的简化字完全相同的部分简化。（3）482个基本简化字中，另有118个已经出现在《康熙字典》中，虽然不是相应繁体字的简化字，但表明借

用已经存在的、相对简单的字形，尤其是同音或近音的字形，去替代繁体字，是非常基本的汉字简化方式。(4)而“类推”这样的简化方法，《康熙字典》也以实例表明，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于古代的汉字简化实践中了。(5)《康熙字典》不是单纯承继前人对于简化字的大量研究成果和观点，同时也不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取舍，反映了自己对于汉字规范的独立见解。因而我们可以说，《康熙字典》其实和当今的简化字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虽然是反映所谓“雅（或‘正’）”观念的规范性辞书，但对于我们高举“从众从俗”大旗的简化字，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平台。

我们以为，不独是《康熙字典》，其他古代辞书中所蕴藏的简化字资源也都值得发掘和重视，它们是除了所谓“俗”的民间实际运用之外，来自于所谓“雅”的层面、官方规范方面对于现今的简化字得以确立的另一方面重要的语言支柱。

### 参考文献：

1. 陈敬廷、张玉书等《康熙字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年第1版
2. 陈彭年等编撰、周祖谟校《广韵校本》，中华书局（影印本）2011年第4版
3. 丁度等编撰、赵振铎校《集韵校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版
4. 顾野王《宋本玉篇》，中国书店（影印本）1983年9月第1版
5. 姜继曾《简化字的由来》，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版
6. 李乐毅《简化字源》，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7. 李文贵《简化字释》，南开大学2012年第1版
8. 梅膺祚《字汇》，康熙二十七年灵隐寺刻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1版
9. 吴任臣《字汇补》，康熙五年刻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1版
10.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第1版
11. 张书岩、王铁昆、李青梅、安宁《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2. 张自烈《正字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影印本）1996年第1版
13.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总表》，语文出版社1986年第1版

